

非洲史（八）

孙颖 主编

目 录

非洲近代史（续）	1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	1
埃及民族运动兴起	32
苏丹马赫迪起义	63
列强瓜分非洲之角与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	95
马格里布的被瓜分与反抗运动	126

非洲近代史（续）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

大约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列强加紧对非洲实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计划；1884—1885 年柏林会议后，列强在非洲的大角逐愈演愈烈，终于将非洲瓜分完毕。20 世纪初，非洲各国几乎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

在列强瓜分非洲期间，为捍卫领土主权，非洲各族人民开展了长期而顽强的抵抗运动。除埃塞俄比亚以外，所有的抵抗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抵抗运动中所提出的主权问题，对非洲各民族的形成、对日后民族运动的兴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英、法、德、意、比、葡、西在非洲着手建立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色的殖民统治机构和殖民地经济制度，给非洲人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苦难。

一、列强瓜分非洲的序幕

非洲是欧洲列强入侵最早的大陆，但到 1876 年时，被侵占的领土远在其他各洲之下。据苏潘统计，当时澳洲被占领土为 100%，亚洲为 51.5%，美洲为 27.5%，而非洲仅及 10.8%。在非洲被占领土中，英国为 4.1%，法国为 2.8%，布尔人为 2.4%，西班牙为 0.8%，葡萄牙为 0.7%。这说明，在非洲殖民事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法两国。早先曾在非洲占有殖民地和殖民据点的荷兰、丹

麦已经退出非洲，德国和意大利还未真正参与非洲的争夺。这些被占的领土，除阿尔及利亚和南非较大以外，多为非洲的沿海岛屿、大陆沿岸的小块殖民地和殖民据点，其中包括西班牙殖民者所占的休达、加那利群岛、西撒哈拉沿岸、费尔南多波岛和下几内亚；葡萄牙所占的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亚速尔群岛、几内亚（比绍）、圣多美——普林西比、安哥拉、莫桑比克；英国占据的塞拉利昂、冈比亚、黄金海岸、拉各斯、原属荷兰的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法国占领的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利伯维尔（加蓬）等。这些殖民地和据点分布在非洲沿岸，像一条锁链紧缠着非洲内陆，为后来列强实行野蛮的侵略和分割提供了前进的基地。

非洲与欧洲之间仅隔着地中海，而北非一带早已卷入南欧地中海经济区，那末，为什么欧洲列强到 1876 年还只占领非洲很小一部分领土呢？

第一，这与非洲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欧洲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尚不足以克服这些自然障碍有关。非洲北部的撒哈拉大沙漠和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像一道防阻欧洲侵略的自然屏障；而非洲的热带病，又给欧洲殖民者从东西海岸渗透到非洲内陆造成了极大困难。据统计，1787——1850 年到西非访问和定居的欧洲人，其死亡率为 43.3%；在塞拉里昂因病死亡的英军，每年其死亡率为 48%，远高于在印度和西印度的 7.5—8.5%。就当时交通工具、技术装备和医药条件而言，欧洲殖民者还缺乏入侵非洲内陆的能力，他们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还一无所知。后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奎宁的发明，自然障碍不再是不可克服的了。非洲内陆探险的进展，则为欧洲列强侵入内陆创造了便利条件（参见本卷第十

章）。

第二，这同欧洲局势并不稳定有关。1848 年的革命风暴、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独立战争、德意志统一运动，俄土战争，这些事件搅得欧洲动荡不宁，把列强的主要注意力吸引到欧洲本土。直到俄土战争之后，在欧洲才形成政治均势，出现和平与稳定。正是在此前后，欧洲列强力图把它们之间的冲突转移到非欧洲世界，特别是非洲。

两个新的欧洲殖民国家——德国和比利时出现在非洲舞台上，向英法发出了挑战。早在 1861 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就写道：“海洋冲刷着我们的海岸，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汽船和电力缩短了距离。地球表面一切未占用的土地（大多数在非洲），能够成为我们行动和成功的地域。”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他就积极向刚果河流域扩张，挑起了刚果河危机。统一后的德国逐步转向新政策，不仅企图在非洲取得一席之地，而且企图转移法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目标，让它卷入海外领土的竞争。在新的挑战面前，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也改变了腔调。1852 年，英国政府要人迪斯累里曾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石磨”；而这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则提出了“英国人要从开普到开罗”的口号，这就是英国对非政策的简单表述、著名的“二 C 计划”的扩张蓝图。列强唯恐在瓜分非洲中落后于人，各种扩张计划相继出笼，什么“二 S 计划”、“赤道非洲帝国”、“条顿计划”等等。于是，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内，非洲几乎被欧洲帝国主义瓜分殆尽。

是什么力量驱使欧洲列强走上疯狂瓜分非洲道路的呢？固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非洲内陆探险的重大

进展，自然条件已不再成为欧洲殖民者侵占非洲内陆的制约因素；南非钻石和金矿的发现、苏伊士运河的开航，也增加了非洲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战略中的重要性。但瓜分非洲的根源不在于此，而是由于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因发展不平衡而导致对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激烈争夺。茹·费里这类帝国主义政治家比那些为瓜分非洲进行辩护的社会达尔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解释更坦率、更令人信服，他说：“法国总嫌资本太多，所以大量地向国外输出，事实上这个伟大国家输出的资本是以亿万法郎计算的；我说，法国是如此富裕，有理由从这方面来考虑殖民地问题。但是，先生们，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比我上面提到的更重要得多。殖民地问题，对于由工业性质本身所决定必须大量输出产品的国家来说，是个市场问题。在欧洲各项工业遭到危机的时候，开辟一个殖民地就是开辟一个市场。”垄断资本家所要的是独占的、排他的殖民地市场（包括投资、销售和原料市场），这就是当时瓜分非洲和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根源。

自 1873 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欧美列强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加紧了争夺世界领土的步伐。正当此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1865—1909）作为金融垄断组织的代理人，已着手实行征服非洲刚果河域的计划。为了掩盖他的野心，1876 年 9 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所谓国际地理学会议。参加此会的有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葡萄牙、奥匈帝国、美国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们借口讨论“开化非洲所应当采取的最好方法”，结果是成立了国际中非考察与

文化协会（通称国际非洲协会）。利奥波德在此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谈到会议的主旨在于鼓动列强对非洲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他说：“打开地球上唯一尚未进入的地区，并使之文明化，冲破笼罩着当地全体居民的黑暗，我敢大胆地讲，这是一次十字军远征，而这个远征与我们这个进步时代是很相称的。”国际非洲协会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各国都成立了分会，纷纷派遣人员到非洲进行探索工作。以这次会议为标志，非洲的内陆探险就直接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联系在一起了。当时，除英、法、葡、比、德、意等国注目于非洲的殖民地争夺之外，美、俄、奥匈也想插手非洲。英国并未成立分会，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已占优势。

在利奥波德的指使下，比利时分会的活动最为积极。1878年11月，利奥波德纠集一批比利时和外国的资本家，成立了所谓上刚果研究委员会，筹措巨款，将它变成一个实行殖民侵略的垄断资本合股公司。1882年前后，利奥波德起用著名的非洲探险家斯坦利，来实现他和上刚果研究委员会的侵略计划。还在1878年初斯坦利刚从非洲回到马赛，就被利奥波德招到门下。斯坦利奉命重返非洲（1880—1884），去刚果河流域开辟殖民地。他率领一批冒险之徒，先去桑给巴尔，然后潜回刚果河口，溯河而上，直达刚果盆地。斯坦利一行对土著酋长威逼利诱，骗得400多项“条约”，又建立22个商站和殖民据点。借以作为国际刚果协会占有刚果盆地的依据。

然而，法国殖民军也已在布拉柴的率领下控制了刚果河北岸和河口一带。1881年底，当斯坦利回到刚果河下游时，他发现了北岸的法国国旗，那里后来建立了布拉柴维尔城。斯坦利只好在南岸安营扎寨，后来就建立

了利奥波德维尔（今金沙萨）。1882年，布拉柴在刚果河下游从土著酋长手上骗得的“条约”经过法国政府批准，当地就变成了法属刚果殖民地。于是，在刚果河下游地区，不仅出现了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引起了英国和葡萄牙的争夺。1884年的英葡条约承认葡萄牙在刚果河口的主权，英国在该地区也享有商业权益。这个条约又引起法、德、比、美诸国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刚果问题在国际上的连锁反应，便成了召开一次解决非洲问题国际会议的直接理由。

到19世纪80年代初，不仅所谓刚果问题在列强间引起了危机，而且在非洲其他地区也因列强从70年代中叶以来的扩张而出现了复杂的局势，隐藏着潜在的和公开的冲突。

在南非，英国为了垄断钻石和黄金生产，加快了扩张的步伐。1871年，它吞并了钻石产区西格里夸兰；1877—1879年夺占东格里夸兰；1879年灭祖鲁王国；1877年英军突袭比勒陀利亚，宣布兼并南非共和国，但在第一次英布战争（1880—1881年）中被击败。1882年，布尔人向贝专纳扩张，引起英布之间的激烈角逐。1884年，德国宣布兼并西南非洲。英国对此极为不安，担心德国人和布尔人的进一步扩张，会使两者连成一片，横断英国入侵内陆的通道。

在东非，英德矛盾亦趋尖锐。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逐步向英国的这一传统势力范围渗透。柏林会议前夕，德国派卡尔·彼得斯到东非，与乌萨加腊地区的酋长签订保护条约，引起了英国的警觉，双方开始了瓜分内陆的争夺。

在非洲之角，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红海南岸的厄

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就成了列强加紧争夺的目标。1883年，法国将它早已买得的奥博克及其附近地区变为法属索马里保护国（今吉布提）。1877年，英国同埃及签订协定，承认埃及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南至哈丰角）的统治，认为这是英国防御其他欧洲强国在亚丁对岸获得立足点的唯一保证。1884年埃军撤出后，英、法、意等国又开始了新一轮争夺。

在北非，1882年英军以武力镇压埃及奥拉比运动，占领了埃及。在英国动武前夕，法军主力撤往突尼斯，而于1883年将其置于保护国地位。到柏林会议前夕，摩洛哥成了法、德、英、西争夺的重点。

在西非，德国势力早已渗入，与多哥、喀麦隆和利比里亚一直有巨额贸易往来。到1884年，俾斯麦派遣国际非洲协会德国分会头目纳赫蒂加尔等领军乘舰到西非，先占多哥（7月5日），后占喀麦隆（7月15日），强迫两地酋长接受德国保护。英国也急于抢占喀麦隆，但海威特比德国人迟到了一步。德国还打算侵入几内亚，为此法国提出了强烈抗议。

到1884年，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已遍及全非洲，到处都可见到剑拔弩张、横刀相向之势。实际上，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不仅是为谋求刚果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要调整有关各国的对非政策，谋求分割非洲领土的原则和方案，以消除各国间的冲突和潜在危机，继续维持列强间在欧洲脆弱的均势与平衡。

最先提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是葡萄牙首相马奎斯·迪·博卡热，其目的在于解决刚果问题。因为1884年6月，由于法、德的抗议，英国国会否决了英葡条约。英国外交部曾对葡萄牙的建议加以阻难，但是葡萄牙未

与英国协商，已向有关各国发出了照会。7月初，俾斯麦谴责英葡条约，要求召开国际会议。到1884年10月，法国也同意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英国只好同意参加。

有关各国经过协商，决定由德国宰相俾斯麦充当调解人，召集各国代表在柏林举行会议。会议从1884年11月15日开始，至1885年2月26日结束，历时104天，与会国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西班牙、俄国、丹麦、瑞典和挪威、卢森堡、美国、土耳其等15国。国际刚果协会因尚未得到承认，所以只派观察员列席会议。名义上，各国代表均有权参与决定国际非洲协会的领土划分和进一步瓜分殖民地的原则问题，但实际上，一切仍由大国操纵解决。

俾斯麦抓住英、法、比、葡等国在刚果河流域的矛盾，以调解人和会议东道主的身份，为德国在非洲的扩张铺垫基石。他在柏林会议开幕词中说：“召开本次会议的帝国政府相信，所有受到邀请的政府都希望，通过同这一大陆内地的贸易，向居民提供学习条件，对宣传有益知识的传教会和各种事业进行鼓励，以及准备消除奴隶制度，尤其是取缔贩卖黑人等方式，使非洲土著与文明相结合。”这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隐约地道出了与会国瓜分非洲的目的。

柏林会议期间，与会国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德、英、美等国对刚果抱有野心，但在刚果未占有领土，因而强烈主张在刚果河流域、尤其是在刚果河口地区实行自由贸易。法、葡因在刚果占有领土和权益，它们极力反对该地区实行自由贸易。

利奥波德善于审时度势，在幕后操纵谈判。他指使

熟悉刚果情况而在开发刚果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比利时代表团秘书班宁多方联系；美国代表团中的国际刚果协会代理人斯坦利和桑福德在各国之间穿针引线。他们一再保证，国际刚果协会主张在刚果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因而利奥波德的计划得到了德、英、美等多数与会国的赞许和支持。这些国家认为比利时国力弱小，与其将刚果交给法、葡，还不如由利奥波德来统治更好些。这样，利奥波德在鹬蚌相争中得利。

俾斯麦在刚果问题上采取了促成法比妥协以抵制英葡结盟的策略。他听任利奥波德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在会外进行交易。起初，法国代表提出了对刚果河整个右岸以及左岸部分地区的占领要求。俾斯麦反对这一要求，英国也不同意。在德英两国的压力下，法国代表被迫撤回原议，承认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河地区的领土权利，只要求在协会可能出卖这块领土时给法国以优先购买权；协会则同意法国占有刚果河以北和以西地区，惟刚果河口除外。至于葡萄牙，协会则同意它占有刚果河口南岸，并保有北岸飞地卡奔达，但须将河口以北 36 公里地区划归协会所有。

会议期间，协会先后与英、意、奥匈、西、俄、瑞、挪、丹、比诸国达成协议。这些协议的内容大致相同，即各国承认国际非洲协会对刚果的主权，但协定中并无“国际共管”的约束条件。这样，利奥波德便把刚果盆地变成了个人占有的所谓“自由邦”。

1885 年 2 月 16 日—24 日，柏林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后议定书》，共计 38 条。第一章《关于在刚果河流域及其河口和周围国家自由贸易的联合声明》宣布，所有国家在以下地区享有充分的贸易自由：(1)刚果河及其

盆地的整个境内，(2)自南纬 2 度 30 分线延伸至洛热河河口的大西洋海区内，(3)刚果河盆地以东延伸至印度洋，自北纬 5 度往南至赞比西河河口；同时规定，所有运至该地区的货物免缴入境税和过境税，任何在前面所标地区内享有或将享有最高权的国家不应在该地区实行垄断和享有特权。第四章《关于在刚果河航行的议定书》中规定，在刚果河及其所有河汊和支流上的航行，对所有国家的商船应该是完全自由的。这些条款表明，列强承认利奥波德的刚果自由邦，无非是沿用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旗帜，先向非洲的心脏部位开刀，力图将中部非洲（从大西洋岸边直至印度洋沿岸地区）分割肢解。

柏林会议集中讨论了进一步瓜分非洲的原则，即《在非洲大陆沿岸地区占据的领土被认为有效而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的共同声明》。第六章载明：“今后占据在其领土以外的非洲大陆沿岸地区某领土的国家或迄今没有这类领土而即将获得这种领土的国家，应该向本议定书的签字国呈送与此有关的相应的文件和声明，以便使后者在必要时有可能申述自己的要求”。同时，在各自占领的地区，“确保建立一个足以保护他们的既得权利”，“保护贸易和过境自由的永久权”。这就是列强彼此瓜分并互相承认其占领非洲领土的原则，即所谓“有效占领”原则。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它标志着帝国主义时代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特征。但是列强之间的瓜分，又是按它们各自的实力来确定的。

柏林会议是一次赤裸裸地瓜分非洲的会议，它标志着瓜分非洲的序幕已经结束，高潮已经到来。

二、大角逐和大抗争

1876—1884 年，西方列强在非洲所占殖民地与全非洲面积的比例，已由 10.8% 增长到 25%；而柏林会议后的 15 年，即到 1900 年时，则猛增到 90.4%。在瓜分非洲的高潮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角逐，另一方面则是非洲人民的大抗争。

柏林会议之后，根据“有效占领”的原则，从纸面上瓜分非洲缔结协定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在瓜分非洲中有两类协定：一是欧洲列强同非洲的国王、酋长、首领缔结的协定，二是欧洲列强之间缔结的协定。前一类协定是后一类协定的依据和讨价还价的砝码。柏林会议一结束，俾斯麦便于 1885 年 3 月率先宣布乌萨加腊地区为德属东非，其根据就是彼得斯与当地酋长签订的协定。1886 年，英德签订了第一个瓜分东非的协定，英国承认德国对上述地区的占领。

属于前一类的非—欧协定又分两种。一种是非洲当权者同所谓欧洲民间组织如探险队、贸易公司、传教会等签定的协定。在瓜分非洲期间，欧洲列强的代理人，例如斯坦利、布拉柴、纳赫蒂加尔、彼得斯、卢加德等，都以探险家、商业公司、传教会的名义，带着一小队武装，深入非洲内陆，以武力胁迫和诱骗各地的非洲首领签订各种协定。这些协定，是以含糊其辞的联盟、保护的名义，在非洲人不知真情的条件下缔结的。1888 年英国和洛本古拉缔结的莫法特条约和拉德租让权就很典型（参见本卷二十八章）。欧洲列强之所以让商业公司、探险协会出面缔约，是为了减少风险和开支，一旦这些协定生效，或没有遇到其他列强的干预，便被各自的政府接管。德国东非公司、英国皇家尼日尔公司、东非公司都最终把自己的领地转交给了政府。另一种是非洲国家

政府同欧洲国家政府之间缔结的协定。欧洲列强往往利用非洲国家的统治者企图加强对自己的诸侯（或附庸国）的统治，或者为使自己在对另一个欧洲国家或非洲邻国的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诱骗他们缔结协定，将其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例如，1889 年意大利同刚刚继位仅 40 天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签订了《永久和平友好条约》（即《乌查利条约》），并根据对第十七条的篡改，宣布埃塞俄比亚为其保护国（参见本卷第二十三章）。

这些协定以纸面上的占领变为实际的占领，一是需要以武力扑灭非洲人民的抵抗运动，这就是本时期非洲历史的主要内容——非洲人民的大抗争；二是需要根据柏林会议的议定书，得到有关国家的认可。在瓜分非洲期间，列强的代理人和特使都力图抢先奔向尚未被占领的认为有利可图的地区。这就不免造成许多磨擦和危机，例如 1898 年英法在苏丹的法绍达（今科多克）横刀相向，形成所谓的法绍达危机；1893 年卢加德和德尔科为抢占博尔古而造成的武装对峙，等等。但是，这些磨擦和危机终究没有发展成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当时他们可以互相以牺牲非洲人的领土主权来达到妥协。例如，1898 年 6 月 14 日，英法两国订立《巴黎条约》，确认彼此侵占的领土，从而结束了在西非的争夺；1899 年，双方又达成协议，法国承认苏丹西南部和白尼罗河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则确认苏丹以西的赤道非洲是法国势力范围。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我们一直忙于在地图上白种人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划线，我们互相馈赠山川湖泊。我们所遇到的一点小小的障碍就是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列强的代表在谈判桌上以交换非洲领土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同一个民族、同一部落、同一

国家被割裂，有时甚至分裂成几块，给今日独立的非洲国家遗留了无穷的后患。

不论是非—欧协定还是欧—欧协定，都是纸面上的东西。欧洲列强要实际占有他们在协定中所瓜分到的非洲国家和地区，还得靠武力侵占。因此，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过程，也是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1876—1900年间，非洲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风起云涌。凡殖民者入侵的地区都在抵抗殖民者的侵略。非洲各族人民为了保护领土主权，上至爱国的封建主、奴隶主、酋长，下至普通的农牧民、奴隶，都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反殖斗争是由爱国的君主和酋长领导的，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抗意卫国战争，第七次阿散蒂战争、拉巴赫领导的乍得湖地区的抗法战争、萨摩里领导的瓦苏鲁国的抗法战争、格比达西领导的达荷美的抗法战争、马达加斯加的抗法战争、阿赫杜马领导的抗法斗争、索科多王国的反英斗争等。那些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同样进行了长期的游击战。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军人也参加和领导了抵抗运动，例如奥拉比领导的埃及抗英斗争。非洲的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在反帝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国家的反帝斗争就是直接在宗教领袖领导之下以伊斯兰教圣战的形式展开的，如苏丹马赫迪运动。

除了埃塞俄比亚以外，在1876—1900年间的一切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是由双方的综合国力的悬殊对比所造成的。欧洲列强都已开始向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而非洲各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有的甚至尚处于无国家的原始社会。欧洲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当时欧洲列强都由

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来从事殖民战争，而非洲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常备军，大多数国家则临时动员人民参加防御和战斗。欧洲军队是用当时最新式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例如新式的海军舰艇、连发枪、格林和马克沁机枪、重炮等等，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军队用的是传统的武器，即使从欧洲进口的武器也是老式的、不合用的旧货，只有萨摩利和孟尼利克获得了少量新式的欧洲武器。更何况在 1890 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列强一致同意，不向非洲出售武器和弹药，至少是先进的武器和子弹。

在此期间，欧洲处于相对稳定与相对和平的时期，而非洲国家却被分裂和内部冲突所困扰，不仅各国（各族）之间有冲突，而且一国之内也有地方和中央、族与族之间的冲突。这些内部矛盾被帝国主义充分利用来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因此，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头，非洲各族人民未能显示出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精神，反而使英雄史诗般的斗争变成了地方性的甚至是孤立的战斗。殖民主义者还充分利用了非洲各族之间的民族、地域和宗教矛盾，组建土著部队，以达到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目的。事实上，征服内陆的许多殖民军都由非洲人充当士兵、由少量欧洲人指挥，例如法国人组建的塞内加尔土著兵团、卢加德指挥的西非边防军、德国人组织的“奴隶雇佣兵”。北尼日利亚是由西非边防军征服的，乌班吉是由四连塞内加尔土著兵团和当地辅助军占领的。非洲人长期固守在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建立在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的均势之上，而罪恶的奴隶贸易和猎奴战争更加深了这种互相敌视和互相隔离。因此，当时他们对不同部落、不同宗教的人遭受侵略、杀戮可以无动于衷，而

不能形成同仇敌忾的统一和团结的意识。例如，尼日利亚的蒂夫人看到基督教徒猛攻贝努埃河以北的穆斯林时，他们拍手称快，因为穆斯林不是他们的朋友；而当他们自己遭到英国的侵略时，他们的反抗也是孤立无援的。

非洲人从战斗的实践和血泊中认识到国家主权的极端重要性。在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形态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孟涅尼克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保家卫国”的口号，他在告人民书中说：“敌人从海外入侵，他们破坏了我们不可侵犯的国境，并妄图消灭我们的信仰，消灭我们的祖国。……我准备采取行动，捍卫我们的国家，回击敌人。”即使在那些尚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形态的酋长们也表达了强烈的主权意识，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的维特波伊对德国人说：“上帝在世界上建立了各种王国。所以，我知道并且相信，我愿意仍然做我的国土和人民的独立的酋长，这不是罪过。”正是列强瓜分时期非洲人民的大抗争，开始逐步形成了非洲各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它的核心便是主权意识。它不仅直接影响到20世纪初年非洲民族主义的形成，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代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恢复主权的解放战争。许多当代的民族解放组织认为自己是19世纪反殖斗争的继承者。例如，安哥拉的自由战士断言，他们的民族解放战争与过去的抵抗运动一脉相通，人民群众的权力被说成是拜隆杜（Bailundu）战争的积极精神的复活。19世纪末年非洲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优秀传统，对非洲民族复兴的影响是持久的、不可估量的。

欧洲列强把非洲瓜分了，但他们争夺非洲领土的斗争并未结束，继之而来的是一轮再瓜分的斗争。根据列